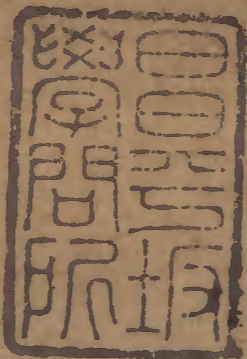


皇朝類苑 四十四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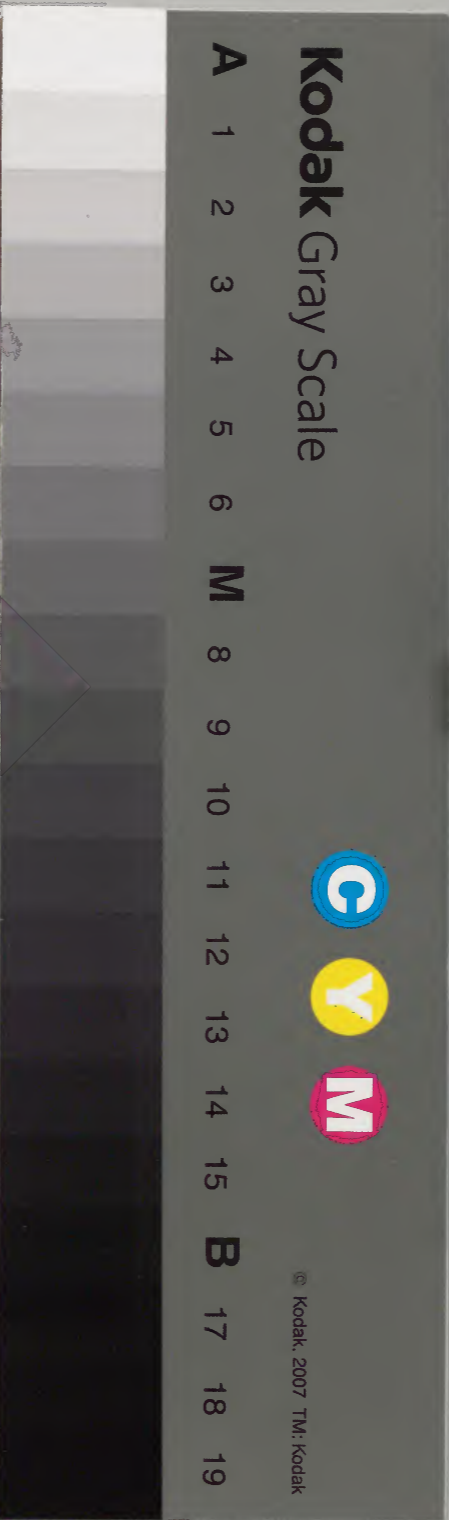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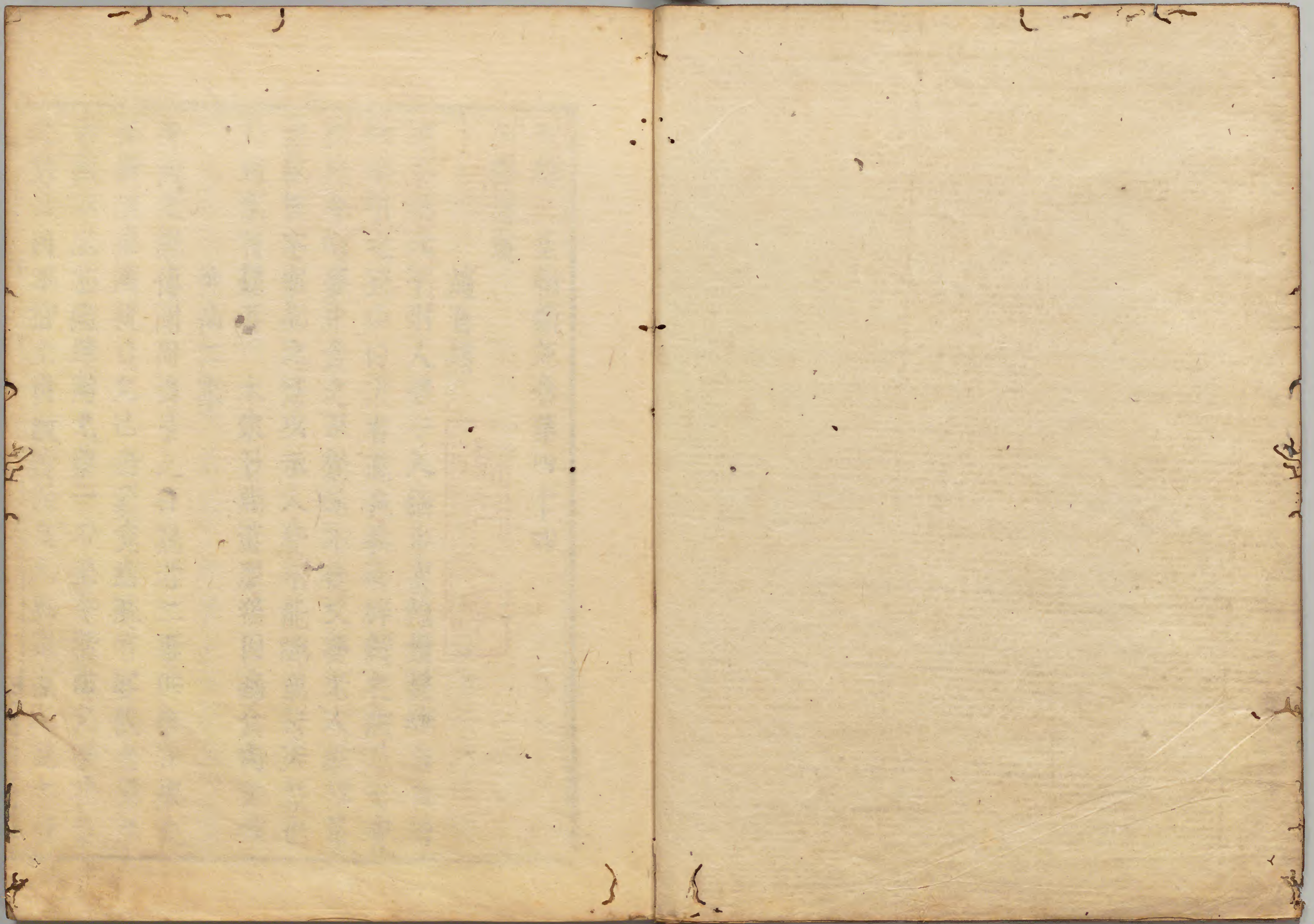
			二九七	漢書門
		一四二	四號	
一五	六	二	函	
冊	架	冊	類	

庫文閣內				
三八		二九七		漢書
函		一四二		
三架	五冊	四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974
冊數	15 (10)
函號	303 29

共十五





新離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仙釋僧道

趙自然

淺草文庫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入綸巾素袍鬚髮班白自云
姓陳引之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
栢枝令唱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篆
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篆也
乃道家符籙耳 木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肉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
任衢州監酒稅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
希齡衣服甚縑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
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家人見之皆

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墨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髯如雪。又正郎蕭渤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目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旣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持幻耳。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竒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遇嘗學誦。揭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旣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

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纓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捷忽使人與予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日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瓶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

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如斷脉細視之乃羣小蛤鱗次相比網繆鞏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剛題誌甚詳字法竒古其末云醫博士聶比陽縣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露漬爲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蛤筒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聖異施家財萬餘緡寫佛經一藏于郢

州興陽寺特為嚴麗

鴈蕩山老人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正因遊溫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間里年齒皆不荅鬚髮皓白面色如少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冊也欲去又謂道親曰明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

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為雷霆駭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為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幹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同道親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所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錢文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

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建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甌封鏽甚固破之其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見筆談

趙抱一

秦州趙抱一者初嘗牧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煙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莫能測會巡檢過其下聞樂聲以為羣盜懼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則無

所覩唯抱一獨在援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牛角詔賜名為道士見談苑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游市屢啖腐肉數斤後召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出范蜀公蒙求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淨土訣勸衆修行晚結十僧修三年懺燒身為約揚大年慕其道三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比修千日之懺特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九品竊曾具懇冀徇羣情乞任世以為期廣傳道以興利願希垂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又詒書杭州天竺

式懺主托渡江留之。億再拜。昨為明州禮教主。宏發願心。精脩懺法。結十人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樂國之往生。並付火光之正受。再懷景重。切欲勸留。誠以天台大教宗師。海國羣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學。增延慧命之期。冀期任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益。遂形懇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人天之眼目。孰為象季之津梁。懺主大師。同稟哲師。並化本國。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鄞水之淨居。善說無窮。宜伸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節。懇永興冠相國薦紫服留之。馬副樞知印請大年撰其父全人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馬樞奏臣以楊某為先臣撰碑。况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俾受臣所贈。真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

事言

真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任世若師。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任世七年。方入滅。錢希白碑其異於塔。

光梵大師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百延度例。務減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祿廩。恩錫用給。率養尸素。欲乞罷廢。仁宗曰。三聖崇奉。朕焉敢罷。且又際貢所籍各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安辨。因不允。未幾。孔中丞道輔果乞廢罷。上因

減

出惟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宮鋸備解木木既分中有虫鏤紋數十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因進呈。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諫詣傳法院持詔開堂導譯九聖節譯經即謂之開堂冀得祥異之語以識國獨淨焚天香導譯踰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辯譯左璫恚曰諸大師且領聖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某等幸若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之珠光恐異日彰謬妄之迹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寫奏稱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滅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見

湘山野錄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鼎學士親弟愚熟識之善導引煉藥句

為東陽簿弄官歸似有所遇年八十餘落魄在塵中未嘗騎馬遠近携一拄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翹一足坐于床倚杖而終其屍不壞于今在虞城尼寺中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為火所燒獨存一柱柱根下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者問何仙姑仙姑永川之異人也曰此雷部中有姓名夫婦二人所長纔三尺潔白如玉其名謝仙主行火者見趙康

靖公見聞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太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於洞真洞真

又火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子遺。遂又遷於景靈。而官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黃覺

黃覺善詩。梅昌言出鎮并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閑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鬚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之。覺仕官不遂。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携酒炙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道士舉盃接

水寫呂字。覺始悟其為呂洞賓也。道士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出懷中大錢。亡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且以酒且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見劉貢父詩話

許昌齡

潁陽石唐山一峯。特峙勢雄秀。獨岐遙通絕頂。有石室。邢和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蚤得神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孫登長嘯聲。公集

中許道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公屋宅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境猶庶幾焉。且道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臨薨以詩寄之石唐仙室紫雲深潁陽真人此筭心真人已去升寥廓歲歲岩花自開落昔公曾為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仞崖神清之洞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莊相對北莊居更入深山十里餘幽路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情疎雲中大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世固詳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西清詩話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鄴州人多教化村落間手持一木牌上書詩二首一云身為車兮心為軾車動軾隨何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二云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隨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曰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去。名賢詩話

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終南道士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每守真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聲如嬰兒獨守真能曉之。太祖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館于建隆觀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鑠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太祖以其妖將加誅。

會晏駕。太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六年，宮成，封神為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醮，立碑記其事。守真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真至，令為下神。守真屢請神不降，歸纔至而卒。後數日，官車晏駕，此事異也。」楊文公談苑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茹葷，九歲出家。年十五，辭普度恩不受。後四年，以試經中游方，至廬山，依開元寺暹禪師。一日入室，舉達磨傳法偈於此，頓悟。住饒州薦福院。九十五年，學徒寢盛，至元豐六年，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賜以紫衣，號正覺禪師。

自王公至士庶，皆敬慕之。於紹聖三年六月中，升堂舉手示衆曰：「撒手那邊，千聖外迴頭，堪作火中牛。衆莫之測，翌日沐浴更衣，升坐集衆而逝。衆乃號呼曰：『師慈為人，今日何不留一言而去？』須臾，師復開目，伸手索筆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遂擲筆於地，復儼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色不變。都人敬禮者雲集，衆乃葬師於東郊之塔。』

張乖崖

乖崖公在蜀，設尉剗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估賣。納錢送一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謝公，與之坐。旦曰：「微僧自來不轉經，昨日亦為羊子轉經兩卷。」公厲聲曰：「和尚轉則便轉，和尚如了得便。」

莫轉為甚恰為羊子轉呵起之公動不容佞皆若此類

二

塵
非崖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鹿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子而已質明為別語吾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吾稍異之昨因患頭瘡未損蒙聖恩差入內內侍省高班羅自賓到川奉傳聖旨撫問卿治那不易頭上瘡子痊否其感君父至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國是夕吾坐寐中夢疇昔神和子謂吾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故曰

神仙既便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三

非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似有欽歎之意公翊且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它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余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粟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

麥

即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嗚呼古先聖賢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霈然莫之能禦而公
以夢中所得屈已於一封部中人夫豈詐善以要譽
哉欲使人知神明有以勸察而不敢私耳然則公之
所積又當如何二公名字固在仙籍而黃君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
開封劉靖子直書於妙嚴院有樂道積善者為我刻
板以廣其傳冀其聞黃氏之風而悅之者推常善救
物之心膺天道好還之德神明共喜福壽無量豈曰
小補之哉見忠定公語錄

風和尚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檢嗜酒好博每飲至大
醉惟唱柳永詞由是鄉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

不赴有召飲者則欣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闋而
後已日以爲常如是者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爲風
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觀吾
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
坐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
以聽法明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
醒何處揚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踉蹌而逝衆嘆異之
因以厚葬焉

僧惠圓

僧惠圓俗姓干氏開封酸棗人也本田家子幼出家
於本邑建福寺禮德光爲師性推魯寡語言衆以奴
隸畜之然執勤不懈久之主僧乃爲出鑑鬻度牒俾
爲僧居數歲乃辭師出遊師初不許已而諾之惠圓

幼依佛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詣
江州東林欲學其道既至而惠圓舉止山野辭語
俚貌極不揚衆莫不指以爲笑一日乘間問其衆曰
如何是禪衆見其愚顛戲謂之曰樹間鳴者乃禪也
惠圓不悟其旨已遂面壁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
行殿庭間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
曰吾不習筆硯欲以一頌汝能書乎爲我題之壁間
行者笑而許之其辭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
合消頭上笠腰下包一輪明月杖頭挑翌日徑離東
林後長老法總因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謂左右曰誰
作此頌一人前白曰向一村僧題之於此法總曰又
被這漢打了一竅乃迹其所往莫能知之後紹聖間
有鄉人見之於餘杭視其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之

士也

見雲齋新說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新雕平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休祥夢兆

苗訓仕周為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訓從

太祖北征處訥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元在元

於德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

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眾皆謂

目眩以泔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

起聖之時也初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
通星緯之學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
酉歲撰金雞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
曆序處訥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
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

監果上言應天曆大差。太宗詔修之。太宗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雨大下。時有司供擬無雨。伏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贄在營方升。後侍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為節度使。守贄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北院使。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大平而昌。」又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歛無橫。宜此

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畢文簡。

真宗君京。畢士安為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太宗令輔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冠公。上曰：「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喜。遂用參大政。時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後。往往凌詬於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願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輦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

頃

見玉華清誌

制王无澤撰鏤板者乃邵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鞏
袞輔郎中嘗麗云初夢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嚴甚有
紫衣當按者曰此王也置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
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懼失便溺少頃一官
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
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
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君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
性朴直不局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云

朱正基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
一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解宇願
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為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
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修葺明日報至歐陽

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
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
憂益事謙謹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長伺之俟入門
先抱笏降于階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
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見玉壺清話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
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成卧鼓豈煩師旅
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丈
夫何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
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弟子
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鑑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
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

火起坐客無柰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
憇之所牟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
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遣之曰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
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
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二

張珩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鑑大師者上
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
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鑑至是日特見凌公
曰先尚書向此以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

開之泊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
竒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
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鐵縉
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
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
極知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譙幕因按逃困飢而
流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
甚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
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兒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
遣一綠衣壯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
此童為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曉慙食於楚靈王廟作

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焉後果生一子
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貴蔭
為奉禮郎耻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府
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
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吾父
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
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真
宗聞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官就宅加贈襪詔賜進士
及第焚誥於室

張密學

張密學秉知冀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
敗得贓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
公忿極俾設架釘其門九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焉後

旬年忽感疴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急宣公
力疾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
隔箔厲聲曰爭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真宗也
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須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
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遵謹憲章豈止丹筆書極典
雖一笞扑亦覆覈精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辨引於
殿西南隅啓一獄扉囚繫萬狀始悞非人世也引一
鐵鉞罪人血肉淋漓肢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
法殺我支體零散奈何永無受托之所公方認冀賊
也詔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亦不足塞其
父母之耻敢將更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
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典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
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

筭未盡暫經誤至此爾但遣俾之託生可却還公怖
且窘叩其遣之之術於吏曰吾念與子有河陽之舊
吏曰功力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志誠許之公遂許
歸日召僧誦百部以至漆及千部囚亦不捨公愈怖
吏又曰不必多爲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
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
殆三日神方還觀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
常一日廢闕

錢惟治

錢惟治字和世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
岳神謂曰公面有政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
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寧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
館編修壽八十四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
三命星禽略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
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
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雜往
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始浣浴襪籍
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二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糞洛河石爲麪
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鑑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
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大原開國
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
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

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待且如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直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見揚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恩為劉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為此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錡典留務至秋洪進經紹錡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恩為留後目使漢恩老且懦洪進實專郡政行雲果來謂九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况將相

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苟懷疑殺人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恩幽于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恩竟以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揆袂束帶懸銀魚為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顯牧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月乃得棺歛明日文顯至亟哭之行雲遽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顯顯字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

文頊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城垂橐
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師泉十六
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躊躇未
前有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
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接言所載後來者必銜
得事頗相類

韓魏公

韓稚圭侍中知秦州日卧病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
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
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
慶曆中固知賢臣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
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
親臨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
詰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
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
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二

文莊守安州宋苜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
作落花詩苜公一聯曰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
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鳳舞已落猶成半
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
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

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菖公登庸。以別帑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為是也。見青箱雜記

趙世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檐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檐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遂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

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黃鍾為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為詳。論擅場南省。遂高過明年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為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心恙。踰墻言為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幾為侍讀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將鬼告之乎。果告之鬼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式為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京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荆南通判。視其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蔡子直

蔡子直識英宗皇帝于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僊不及見一日夢宜召賜對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留之曰只任此更毋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眾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地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大門第嘗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

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竒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星歲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舊丁笑曰其它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曆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莫曉其意及注官果授河南府河清主簿九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任玠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園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

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張茂直

張茂直宛人家貧喜讀書少遊汶上嘗買瓜於圃翁倚鋤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頭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宛例驅守埤周師破敵擁城者例坐斬之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鬢惜為頸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秘書監卒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為光祿丞賜及第太宗極稱愛三月後苑典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篔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九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

上訝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帖職為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冊府元龜王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偽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為學士晝寢於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諸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也見玉壺清話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雋宗遠嘗夢有神告云來年狀元是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

府解榜到雋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泊南省榜出又見王預奏名雋愈喜應再題于壁未幾果魁多士愚時授海州通判路逢前知郡事王遵度館使首話此事後到又呼雋詢之果不謬此神欲使人知魁多士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刺云相公來謁睡起通判呂敷丞至文靖公也梅見其語語奇特遂厚待之梅後坎軻當呂作相引為待制後至金華之拜見康靖公聞見錄

陸經

陸經慶曆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驥驄經曰禍作矣僅在頃

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見東軒筆錄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訐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釜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見東軒筆錄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鱉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皇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皇衣姥來謝然

皇朝類苑卷四十五
則太史記宋无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
天物可也見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至侍宴于崇政殿仁皇數
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饗親視其外勅衛
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輦行呼而不名公
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晤而告家人
曰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晝寢夢有人
告云相公來奉謁喬戒闈者云有賓客來悉通報相
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内見其容兒
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皆蒙拔擢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譙日忽夢授潁州又夢公僕輩具帳明日與幕中會設什物於廳下夢中問主者何用對曰此晏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未幾移揚州又數年果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迪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剝削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辨裝赴省試一夕

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為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做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劉公因詰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裏蓋南音謂項為沆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各及第見青箱雜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原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紹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辛文悅

辛文悅嘗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隸業周顯德中太祖為殿前都點檢久不獲見一日夢邀車

駕情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後累至負外郎

凌侍郎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當蜀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且舉凌侍郎策且言往稟純懿臨蒞強濟所治無曠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印懸劔以授之後在劍外九六任見范蜀公蒙求

謝濤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分務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曰百年竒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明至死

而不亂也

見湘水燕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彥卿之女太宗之右后生之夕有大星出光掩衆宿識者以為貴兆

楊礪

揚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曰君能從我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真人服王者服秉珪南向凡三十餘礪即禮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籍記人姓名礪見已名冠首因請休咎指一人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為汝主礪問曰此去四十年汝成功名示顯悟而志之初名礪後改名從夢中見者至是為襄王記室歸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來和天尊

盧秉

盧秉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祠有大池
島嶼森列錦衣繡幘者維馬繽紛數十百人問之曰
未央宮也項一綠衣中使丞召盧過池至大殿坐土
木偶數十率文餘丹綠陳暗而笑語高徹旁一人引
盧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詞既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
昏絕又續其夢中夜而興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苑
華開大液波黃頭吹月笛擢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
花勻日脚紅顯知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蜂光影
簾旌燕子風游絲避金葆吹過紫垣東翠環雙鳳帶
小隊五馬蹄十二龍鈎捲梨花爛熳時花帶流金水
知從秘苑來春風知解意不敢起纖埃粉蝶非仙骨
隨風過苑墻穿花不敢採應怯內家香沉沉雨過宮
槐綠寂寂春殘輦路香細想人間無此景夜來魂夢

到昭陽迎春新燕尾纖纖拂柳穿花掠翠簷聞道紫
宮三十六美人爭爲捲朱簾蓬萊風蹙水紋班月梵
風廊四百間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馬望驪山落
絮濛濛立夏天樓前槐葉影初圓傳聞紫殿深深處
便有薰風入舜絃明年病夢如昨聽霓裳三獻覺而
語豕人曰霓裳聲絕人世矣又云三獻吾能久乎已
而果卒余觀前人辭章不正者類記之夢兆此時明
白怪竒如是殆不可理推也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
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爲我白龍圖
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知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
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

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它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竒之。未幾。果膺召命。乃貳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特遣公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寮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呂餘慶也。也。學尚書兩度來。謂張華崖公也。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

欲託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番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好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夔姻者衆。雙親強而娶焉。後嗣主璟。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九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文侍郎

文侍郎類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闈。顧謂文曰。君此登第必矣。文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踈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邪。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候於此。詰旦奉納。翌旦果持至。乃左傳第十也。謂文曰。此卷書宜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科。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文頗為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為狀元。後文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薨於汶。徐歲四十四。翰林學士卒。見正董清語

胡旦

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

云。召對賜鞍馬。偵者悉白。有位郎吏傳報四方。既而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後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此事目所覩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託。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辟鄭公為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于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為主喪。故事。鄭挽詞云。遺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南遊炎洲。命子隨行。糾正羣仙。炎洲苦熱。上帝賜公

清涼丹一粒。公拜賜而吞之。若冰雪下咽。乃覺公頗異其事。亦謂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復登第。自湖北渡湘江。道見吏兵數百人前導。次見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明復雅與公善。乃降騎拜曰。公何之也。公其已仙乎。公笑而不荅。公曰。吾侍上帝南游。不得叙款曲。口占一篇為別。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葬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乃南去。後數日。方聞公已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象。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宴爾應詔洛中。果中甲科。由是狂放。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

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夢中愧謝。戲荅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采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忽忽藁葬於一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閒。妻妾亡已數月。詢之親鄰。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也。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株。葉萼彫謝。正符詩意。鍾嘆曰。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於鍾山。著書養氣。壽八十餘。

王素

王素待制。大丞相且之子。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外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

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及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爲獨擊鵠。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據几秉筆，則瞑目思睡，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絀服翠冠，與公對揖。絀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謫塵世，未久也。吾即王京黃闕東門侍郎，公即西門侍郎也。公向以奏牘玉帝，語傷鯁，訐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事有人利害，更審之，而後諍也。公曰：諾。立頷左右，送公歸。乃悟，夜已三鼓，乃索筆書一絕於牕云：似至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鳴急，驚覺遊仙一夢回。後出鎮定武，亦以惠政稱。晚歲思玉京之夢，乃爲詩曰：虛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時再步煙霞外，皓齒青童已掃丁。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詩歌豪於一時，嘗於平陽會中代作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泪落耕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詠字永言，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爲平陽代意一篇最爲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余此詩盛傳于世。在末言爾，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

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洽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各位當如州。

東相官至公師而憂責過之候某年某月日可見但
一生為兵人所櫻耳既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
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揚所見之人也
語公曰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
重責山野之人今將來託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
起尋失所在

二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既至都下叔因疾委頓厚之
已為營幹凶具矣經又復蘇乃云冥中曾到一官府
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
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
趙普曰丁謂曰馮拯曰韓某厚之即書其事於紙公
時未第人亦莫知有公姓名後省榜出忽見之人猶

戲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既而唱名公亞榜首
聞是事者固已異之既授監丞通判詣朝堂過正衙
時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為禮及
相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為侍中知否公遜謝不
敢當後推考本朝為真侍中者惟此四人而已

別錄

後山居士

夢中賦詩往往有之宣和已亥歲僕在拱州宿城北
鄭和叔家夜夢行一大路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
丘隴一婦人皂衣素裳行田間曰此中無沙易行僕
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無樹木彌望皆
野田麥苗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矮博臺一上有
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閑花亂草春春有邊鴻社燕年

年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上
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歲死後亦無他

江子之

余友江子之夢與余同登樓飲酒送客子之夢中作
詩云晚風殘日下危樓斜倚欄干滿眼愁休唱陽關
催別酒春情離恨悠悠見李希声詩話

夢中賦詩

昔士人忘其姓名夢到一廛與客泛舟環水皆奇峯
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
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詩識

范曾公之孫令孫也有學行登甲科常公輔器之王
魏公且妻以息女令孫嘗以登覽有詩曰孤雲不為

雨盡日却歸山識者謂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
正言年未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二

濮州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事徂徠石守道為
門人高第歐陽文忠讀徂徠集詩曰常續最高第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
游各各科成伯少名常敢遣詣闕成伯首被此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痛
惜之時禹功居南曹成伯前卒數日以詩寄禹功其
句曰野堂吹落讀殘書禹功怪其語不祥徑往訪之
未至濮成伯已卒矣見龍水燕談

三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李遇通經術又
有文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

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
煙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
偶後竟如其言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
山雲乍歛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
然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四

宋昔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
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
孟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
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及第詩曰昔日
齷齪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青春得意馬蹄滑一
日看盡長安花大九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郊器宇
不宏偶一下第則其情隕獲如傷刀劍以至下淚暨

後登科則其志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
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尉音死焉

五

丞相劉公沆廬陵人少以氣義自許嘗詠牡丹詩云
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云虎生三日便
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
赤松遊奴顏婢舌誠堪耻羊狼狼貪自合羞三尺太
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中公初出領豫章
轉運使潘夙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
即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焉存
石聳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
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
未幾參大政遂正鼎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至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云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識矣曰蘇天亦八其一蘇詩亦公

非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識也蘇緘字章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值儂賊作亂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換閣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緘詩曰燕頷將軍欲白頭昔

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緘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沒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於余詩識之矣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酒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曰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為不祥未幾果卒年才四十一天下士大夫咸嗟惜之

鄭毅夫詩格飄放晚年為遇雨詩曰老火燒空未肯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艤舟高郵岸下乃卒何自

識之明也

十一

丁晉公在中書總領。真宗山陵事，李維在翰林，接其親識，為挽郎者，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丁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李繼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斜陽。」未幾丁敗。見名賢詩話

十二

晉公從駕東封，與顯官聚話，因話及東獄，有柰河黑水，乃人間陰獄也。晉公感其事而成詩焉：「黑水溪傍聊駐馬，柰河岸上試回頭。高崖昏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公後得崖州，亦前定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李至陽嘗作元宮賦，其序略曰：「予少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急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於中。一金龍蟠踞於床之上，碧髯金鬣，光體天地，傍有道士轉眄若電，謂余曰：「此元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輒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沈相並為賓客。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元宮之兆也。」

銅牌記

梁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識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明以應之而宜祖諱正當之也

昇元寺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云莫問江南事江南事可憑抱雞昇寶位趁犬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秉夜燈東鄰嬌小女騎虎踏河冰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為大將列柵城南為子建也潘美為副將城陷恐有伏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右之地

秦淮石志

南唐李氏號江南有大保年号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九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左始衰弱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天水碧

金陵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接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為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之號為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為天水趙之望也

金陵石記

開寶中新修營得一石記九數百字隸書從頭云從他痛從他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從他痛不知其識也未幾王師渡江云

冰稼山頽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數寸既而華山宸阜頭谷圯折數十百丈蕩搖十餘里覆歷甚衆唐天寶中冰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頽哲人其萎之說衆謂大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國韓公琦薨王荆公作挽詞略曰冰稼嘗聞達官怕山頽今見哲人萎蓋謂是也

名亭

檢正官張諤家起亭名曰允中蓋取易允外義後諤遷太子中允停官或者解曰允中亭者官至中允而停也太子中舍陳有方知蘄水縣臨水剏亭名必觀蓋取荀况君子必觀於水之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

必停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

見青箱雜記

駕幸東府

初作東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果臨幸時龍圖張揆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費高人賦詠才

東嶽奉冊之異

向大資

敬中

祥符四年十月為東嶽奉冊使前奏奉

冊使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詣本廟奉冊忽然景氣晴和宛若春煦又得兗州狀稱據黃現鋪人負夏興狀今月四日將兵巡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執幡蓋興等恐是冊使向前迎接忽然氣霧漸起即不見又得天貺殿道士孫守一狀冊使詣本殿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辭臣各進

遂清殿學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為遂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學士呂縉叔草制除邵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丞旨張公所作詔云廼規層築遂在西清然記去歲之夢與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

出退朝錄

軌革

李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璋嘗命蜀人費孝先作軌革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璋止二

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璋乃卒果臨其喪者五人

見倦遊雜錄

二

術士李其志其名者亦傳管輅軌革法畫卦影頗有驗今丞相頃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卦影亦同乃除知渭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

見灑水燕談

夢名

孫夢得初名貫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貫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因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與數同人詣金天帝廟乞靈旦求夢夜中夢明窓下草制誥諸同

人相慶曰他日為知制誥翰林學士矣雖未以為信然乃陰自喜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云又言某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嫌之矣人心是無足也是時夢得已為參知政事月俸祿差厚耳與學士亦不甚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而勞責過之又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閱火山軍解文無姓劉人明年劉輝作狀元輝能作賦有聲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簽判卒

見東齊記事

二

元豐中汶上梁逖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箔金大書黃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黃裳明年御前賜進士第建安黃裳為天下第一

王彥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勝冠廷試應天以寔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當中第彥祖甚不平責之曰子未嘗見予程文又未始知余生年月日時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笑曰君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弟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禮部八年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見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禮部前此感疾因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命祿二人笑不荅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水分流君即登第覺以水無分流而池不能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寤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禮部嚴父莫大於配天廷試負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

皇朝卷四十七
明王謹於事天得帖館職皆符夢中之言

角聲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與郡僚旅見提刑孫
亞夫曰近日府中角聲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
到府未逾月落職知魏州數日余獨見孫曰角聲愈
不和矣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夫人
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
尋報蒲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
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占星

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
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
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

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
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
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且不見大
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見湘山野錄

千葉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園牡丹一歲中有千葉者五苞
特為繁艷李公致酒張樂召賓客以賞之自是每歲
內長幼凡五喪蓋地反物之驗見楊文公談苑

收恩州

慶曆七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詔明鎬加討久無功
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於是仁宗欣然遣之且曰
貝字加文為敗卿擒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
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為恩見澠水燕談

蛇精

魚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園中園吏見大蛇垂欄楯上。就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于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凭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為蛇精。見東齋記事

彭蠡湖神

張洎嘗涉彭蠡湖。一夕夢古衣冠候之。禮甚恭。且言居止在側。他日願為整葺。洎既寤。訪於舟人。云湖畔有左蠡里祠。至則神像如夢中所視。洎歸中朝。參大政。至道中。里民將葺廟。廟側有人。夢神云。自有人治

之。汝不當治。因遣人崇飾。吳淑為記。

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電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電。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黃。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鑄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投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見沈存中筆談

五來子

建隆初京城唱五來子新番之曲其後下荊州克湖南平西蜀收嶺表復江左九五國來朝乃其讖也

崇文院詩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廬絕高處有人題兩句詩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點

馬相踈

至道二年四月內丞相暮歸將至西掖門參政張洎李昌齡馬相踈斷轡二人皆墜地寇準馬驚躍幾墜六月大雨泥渾泊晚歸馬渡橋墜前足泊墜沒泥中折巾一角塗潦被體是秋泊被病明年罷政事卒其年之七月準罷來年夏昌齡坐交通內侍王繼恩下獄貶許州行軍司馬

酒病

殿中丞王全吳人嗜酒常沈醉為嶺南知州日縱酒忽一日臍裂有聲以盞承之得清酒斗餘後數日乃卒見湘水燕談

蜀中桃符

辛寅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佳節契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節聖節名寅遜歸朝為太子中允上疏諫獵詔褒之見楊文公談苑

唱第日五色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於上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為韓魏公

固升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社稷則獨公焉見魏王別錄

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偃師駐蹕永安天文院則驗渾儀杜貽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為黃珥九變戴氣已時後輝氣復生見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占相醫藥

陳希夷

祖宗居潛日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衛遇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與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眈眈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脚踏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見湘山野錄

二

錢文僊公若水少時謁陳搏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齊地爐中一老僧擁衲瞑目附火于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稍失

遇待之體錢頗嫌之三人者嘿坐持爻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搖頭曰無此等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後如期謁之搏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粹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許將召此僧決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爾問曰其僧者何人曰麻衣道者見湖山野錄

三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入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縵經跪爐於像前會陳搏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數年陳晉公怒為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

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身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真宗為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忘其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矣惟真廟時方寢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觀諸邸皆不及壽王者上曰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材器其僕既爾主可知矣三僕者乃張相耆楊相崇勳郭太尉素祐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卿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

書薦謁錢希由公易時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適會延
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喝促門下厲聲詎
聞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
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身爾願邀之使其獲見希
由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兒踈瘦復贅於頸而舉止
山野希由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
瞽顙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內
便是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
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
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吊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
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
願公無忽後希由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夏侯嘉正

若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童子者幼瞽善聲骨及命術謂
公曰將來湏及第亦有清職唯得聲貴自餘俱弱已
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館充益王
生辰使得金幣方輦歸私第欲留之為潤屋忽一緡
自地起立久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
絳為翰林學士判羣牧常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
早晚為相化成曰呂給事為參政譬如草屋上置鵝
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
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時成又消息曰在今年
五月十七日憮然不測亦潛記之既而呂權日盛臺
諫噤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退朝因語

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禍在今日。真漫浪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羣牧。促召成而謂之。成曰。言必無失。姑且俟之。二公愈笑其術非。既而化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會待制孝寬同判羣牧。薄晚來過廳。方即坐。元因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聞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日也。

費孝先

唐炯知諫院。成都人費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箭射落一雞。炯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於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翊日抗疏以彈荆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上怒。

降炯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炯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

二

自至和嘉祐已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驗於事後。何足問耶。

章郇公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熾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東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胎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泛以朝士命推之。唯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嘆息而已。是時梁呂皆為小朝官。既而皇祐中梁為相。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

如郇公之言

陳恭公

陳執中好閱人而解賓主最受知初為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勅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主仕至工部侍郎致政家雄於財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主為人方頤大口敦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實亦福人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宋由異日官至八座由此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宋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吳勳厚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貨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觀威儀以省禍福而前卅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然余亦粗知大槩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若是則屠兒飢餓師皆貴矣余復思之大九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因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童窮固則豐盈固賢哲相也

楊文公

揚公大年尤負藻鑒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常言郇公異日必作相已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士遜知其有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

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冲卿父也。

二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揚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竒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謁見大年，有云：曳

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為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張堯封

張堯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骨貴，必享王封。人初莫曉其旨，其後堯封舉進士及第，終於幕職。堯封溫成皇右父也。既貴，堯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見歸田錄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沈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待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沒。有大校王其姓，善人倫，曰：此有真相，孰敢為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魏王

張永德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過一異人言及時事且曰天下將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曰誰乎天意所兆安能識諸然而有一事庶幾可驗公或觀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於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常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盛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問其生歲在亥永德駭歎其事乃傾身親附相得甚歡九已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恣帝擇取有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舊恩體兒富貴與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無替焉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普初罷隴州判官到京至日者王勳卜肆

問命次簾下看范魯公賈駙殿稍盛歎曰似此大官修箇甚福來得到此勳曰負外即日富貴更強如此何足嘆羨徃徃便為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晉

公談錄

僧奉真

許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詩元為江淮發運使奏課于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憒憒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藥至晚乃能張目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

曰此不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後三日果卒見

筆談

閩中王氏兄弟尋干戈之釁延政以建汀二州稱帝
國號大殷郊壇於郎山以延平縣為鐔州以將樂縣
為鏞州九四州焉立三年為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
至鄱陽有異僧求見且言天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
是無咎矣因饋之藥九大赤丸二小綠丸十云每晨
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冥
罈囊以備迭餌時中主多置醜一日內宴獨賜卮酒
延政既飲便若昏醉坐不安席而起趨出使人視之
至宮門外大嘔吐通夕無恙又月餘復宴苑中如前
賜酒彼已昏醉如是者三即時而吐無所苦中主謂

其有天助不敢復圖之建饒州為永平軍以延政為
節度使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人故也延政至鄱
陽泊船故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
在鎮數年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為翰林醫官
所治疾多愈世以為神醫絕不讀書誥其所習不能
答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閱
教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其老幼
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實未嘗尋脉訣也莊
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為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
歟

吳越主錢鏐

公言錢鏐年老。一日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無療此。當延六七歲。毒若決瘻去。內瘻眼即復舊。但慮損福爾。鏐曰。吾得不為一日鬼於地下足矣。願醫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為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醫金帛寶帶計五萬緡。具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與其祖書數幅。鏐曾孫惟演贖得之。親見焉。

太宗校醫人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院祗候。

王繼忠

真宗為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者。夏守贊揚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骨。因以為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使。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欲傍西山而遁。至城陷。虜上聞之。甚嗟悼。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關。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姿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偽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人。謂陷番王氏也。見正德清語。

史昭母張氏

史中暉之母張氏能知人觀其所為而知其貴賤貧富文潞公張果卿高敏之臣公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極禮待之言潞公果卿敏之大貴公初有名而不達後皆如其言中暉名昭為光祿卿公初終於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

見東齊記事

寇忠敏

寇忠敏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興視事而驢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驚喜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飾勒驕置廳之左寇既歸船其子極白其父曰適者寇屢日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

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十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於孫漢公榜等甲成名

見倦遊雜錄

許希

天聖中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未効或有薦許希善用針者召使治之三針而疾愈所謂興龍穴者是也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既謝上復西北再拜仁宗恠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又失封爵故顏太初作許布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文宣王

竇仁惠

竇儼字望之薊門人善推步逆知吉凶盧多遜楊徽之俱為拾遺儼謂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矣恨儼不得與也二拾遺則見之

范蜀公蒙求

晉公嘗言竇家二侍郎儼為文宏贍不可企及有集
一百卷得常揚之體又撰釋門數事五十件從一至
百數皆節其要妙曲故又善術數聽聲音而興廢之
世撰大周樂正一百卷周世宗時用兄儀在翰林為
學士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二
十四片瓦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敲響令下云無差
謬嘗指明德門謂盧楊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為大
官闕兵漸消偃天下太平幾乎似開無天寶耳然京
師人却甚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書
軌混同多遜為相貶朱崖而已微之為尚書年皆如
其言又儀於堂前彫造倚子二隻以祗右丞泊夫人
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其間一隻至甚月
元

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
日有大人至儀弟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倚
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所傷而碎之此晉公聞楊微
之面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儼參政曰儼兄弟五人皆
不為相兼揔無壽其間惟四哥稍得然結果得自家
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儼果為參政只有王家大
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而
逝儼尋以抱疾而嘆曰二哥嘗言結果得自家兄弟
姊妹了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
竇侍郎乃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儼之婿

皇朝卷四十九
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公疎謫守黃州
時龐穎公司理參軍英公曰龐司理它日富貴遠過
於我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
之也

狀元多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比於星曆必有可推者但數門術
士無從而曉之爾前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會張
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綱
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
整皆生於庚午

擇婿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
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婿范曰監

中有二舉子富舉張為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
並可婿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踈俊晏曰
唯即取富舉為婿舉後改名即丞相鄭國富公弼也

擇妻

龍圖劉公疎未第前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
氏猶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晁已捐館夫
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公曰若是武有之德則
不敢為姻如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欲
七姨為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詰之曰諺云薄
餅從上揭劉郎才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曰
非敢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疋九姨乃真疋
遂娶九姨後生七子九枕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關生
竟不第落泊寒餒暮年劉氏養之終身見青箱雜記

年命同春。太尉程公戡，侍郎嘗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生。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密副使，晚年帥延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迨於程。而二公享壽脩短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捐館。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已病，或謂王公起於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災。侍郎掌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節遷擢，長短比折禍福均。王公竟不起。

中書二舉三

梁少卿吉甫，宋郎中咸，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時，宋已時，梁年二十八，已為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宋猶未第。客游鄱陽，有日者妙於星術，宋往叩之，曰：「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之，後皆如其言。」

四

王端明壽，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生。而王出於貴胄，盧起於軍伍，王卒於邊藩，盧薨於殿帥事，皆略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於王，得非以少年微賤耶？

五

張尚書方平，李給事徽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政康

強

六

劉忱過鳴犢嶺見所由張秀問其年甲與忱同辛酉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已時後秀陝西効用有功累官至團練使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巡乘輜撲落崖亦幾於死

冠萊公骨似盧多遜

初冠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君骨類盧多遜耳後果如其言

卜者一日閱四宰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冠萊公遊相國寺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公

王相公隨復往請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人宰相四人相頤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日消聲亦不復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欲為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名今予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也哉

官不可妄得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女子嫁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醫朱嚴藥遂差貂蟬喜甚致酒慶之女子於坐間求為朱嚴奏官貂蟬難之曰今歲恩例已許門醫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起徑歸不可留貂蟬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輟是歲恩命以授朱嚴制下之日而嚴死公才乃囑王公曰朱嚴未授命而死法容再奏公然之再

皇朝卷四十九
四
為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
飲酒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醫官
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栢繼邕

栢繼邕者善為小兒醫學月餘皇女疾呼繼邕切脉
皇女遙見衣綠宮人以緋袍蒙之而人以白上即賜
緋

文謂之一壯

醫用文一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壯
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
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但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曹

能者為其所制不服恤局則可以我曹能者當彼不
能者此虞卿鬪馬術也

鬚髮眉所主藏

醫者所論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所主五藏各異故
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者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藏
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於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
腎稟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
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官人無勢則亦無鬚而眉髮無
異於男子則知屬腎也

雞卜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雞卜信有之矣
元豐中予為大理丞斷嶺南奏案韋庶為人所殺屍
在潭中求之弗獲庶妻何以鑑就岸爨煮雞子卜之

呪曰：儂來在箇潭裏，他來在別處。少頃鷄子熟，剖視得儂，韋全曰：雞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兆如何也。見東華錄

羊卜

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乾，必定反。以爻灼羊髀骨，視其兆，謂之死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正寢，常留中一間，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其粟，則自搖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藏，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服石

醫之為術，苟非得於心而待書以為用者，未見能臻其妙。如木能動，鍾乳按乳石論曰：服鍾乳，當終身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术理，極相及，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不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體本冷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以藥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雜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爾。如太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恭，惟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惡，激而用之，其發暴故也。古人處方大體如此，非此書所能盡也。况方書

及

仍多偽雜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殊尤多醫
不可以不知也

服芎藭暴死

予一族子舊服芎藭鄭夢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
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朝士張
子通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皆予目
見者

苦參損腰

予嘗苦腰重又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
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
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
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
自後悉不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者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又止靈岩晚進五臺得風疾眉髮俱
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有異人教服長
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
色如薺危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
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
兒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為
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
清凉傳始序之然失於怪誕

見灑水燕談

丹砂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
因沐沙再入鼎誤遺下一塊其徙丸服之遂發憎胃
一夕而斃朱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刀所變

遂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為大毒。豈不能變而為大善。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筆談

治面瘍

楊岫為光祿寺丞。直史館。瘍生於頰。連齒輔車。外腫若覆甌。內潰出濃血。不輟吐之。甚痛楚。醫為療之。百方。彌年不差。人有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用。岫乃案瘍人療瘍。必攻以五毒。合黃。整買石膽。丹砂。雄黃。礬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以注創。惡肉破骨盡出。岫即依方注藥。創中。少頃。朽骨連兩牙潰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岫見任主客員外郎。見談苑

療齒

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帥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已踈。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帥鼎。復見。招為武陵之遊。九巨巒大敵。利若刀。截時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曰。得藥固之。時予滿口。搖落危若懸帶。謾以此藥試之。輒爾再固。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之皆効。題曰。西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序曰。元亨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嶽頂。齊宿祈祠。方已遍遊三峯。酌太上泉。至明星館。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髣髴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牙烏髭藥歌一首。慮歲月浸久。剝裂不完。遽錄以歸。而後朝之名卿巨公。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効響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薑。西國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

角子細辛荷葉

剪荷葉心子也

要相當青鹽等分同

燒燬研熟將來使最良措齒牢牙髭髮黑誰知世上
有仙方不疑晚學益深經史公革講摩縱橫文章歌
詩舉筆則就著括異誌數萬言倦游錄八卷觀其餘
蘊尚盤錯於胸中與余武陵之別慨然口占二詩云
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冥鴻渚宮禪伯唐齊
也淮甸詩豪宋惠崇老格踈閑松倚潤清談蕭洒坐
生風史官若覓高僧事莫把名參伎術中又一首碧
嶂孤雲苒苒歸相携情緒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
此別應難約後期風義見於詩焉

王壺清話

進火枚草方表

臣聞飡石飲冰可作充腸之饌餌松食栢亦成救病
之方是以療飢者不假於珍羞愈病者何煩於異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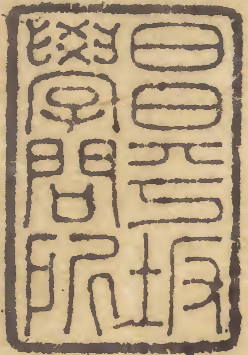
既獲濟時之藥敢陳彼物之形不耻管窺輒于天聽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謂四時推運負陰陽者必
有可觀萬彙發生吐風土者寧無所益俱承帝力咸
荷天休或叨摘採之知願試苦辛之効伏惟崇文
廣武儀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陛下
慈深憫物道切憂民行百王久墜之文納羣后可言
之事以至恩沾兆庶信及豚魚風雨頌而災沴不生
天地和而黎元盡泰宸衷不倦聖意難窮臣因聽
政之餘備閱古方之祕盡醫民瘼徧討物情唐太宗
輕剪龍鬚唯思一將宋高祖碎春琥珀止慰三軍又
焉能並吾皇廣添歷代之寶書甄別三王之所澤咸
蘇萬有溥沾羣生日月夕照之方明幽罔間華夏升
平之俗造次奚論臣遭逢盛時歌謠景運知皇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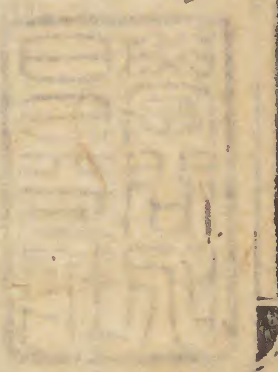
下逮極聖慮之猶勞不忍緘言常思報國既服唐虞之教尚乖葵藿之能森森羣流已遂朝宗之望茫茫列曜既諧拱極之誠是以不度僭踰輒形簡翰事稍同於葑菲理切近於芻蕘臣所聞奏者因換當州龍興觀元始天尊玉皇大帝殿基搨得一小石碑子內說脩養氣術并草藥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有其異金稜銀線素根紫葉對節而生蜀魏為火杵草莖葉頗同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急採非難廣收甚易儻勤文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微臣自喫至百服眼目輕明即至千朝鬢髮烏黑筋力頗健効驗多端臣本州右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愈又大慈寺中和院僧司副正明教大師

智嚴年垂七十忽患偏風行履妨廢臣與十服旬日並瘳又有王局化主道士皇甫因上元日與合城奏醮中風口眼喎斜時時吐瀉臣與十服立便得差今輒修合一百劑謹差本番職貢史元龜奉表奏近臣進無任瞻望聖恩激切之至謹奏

見忠定公語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九





... 皇朝卷四十九 ...

... 皇朝卷四十九 ...

